

这样你就再也见不到家人了



《龙凤歌》
胡学文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■ 内容简介

《龙凤歌》以北方农村豆庄和县城蔚县为背景,讲述了马家和朱家几代人的身世命运与人生悲欢,艺术化地呈现人们在时代之河漂泊之中做出的种种选择。重点讲述朱灯和朱红这一对龙凤胎的人生故事。朱灯、朱红兄妹迥异的性格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走向,谱写出一曲“龙凤歌”。作品跨度八十年,扎实、真实、细密又松弛地呈现出壮阔的社会变革、璀璨的人性光辉,以及托举起一个个家、托举起一代代建设者的女性力量。

那个夏日的夜晚,朱丹说打死人了,朱灯如遭雷击,几乎握不住手机。他没有回应,也无作为兄长的沉稳,某一瞬间竟有奇幻感,那不是朱丹,而是骗子冒充。朱丹压低声音,却又几乎是吼了声哥。结果朱灯的疑惑更重了,质问:你是谁,想干吗?朱丹嗓门高了些,我是朱丹,你兄弟呀。他画蛇添足,以为朱灯患了痴呆症。确实是朱丹。即便认定,朱灯仍抱有幻想,朱丹在和他开玩笑。这样的情形不是没有过。朱丹再叫一声,朱灯以呵斥的语气试探,你开什么玩笑!朱丹急了,哥,真的呀!仿佛有利器刺进身体,朱灯更猛地晃了一下,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。朱丹说来市里了,就在他单位附近。朱灯叫他别动,他马上过去,口气凝重而严厉。

朱灯住宿舍,在最后一排,院子大,回廊多,从宿舍到大门至少有千米距离。朱灯脚步慌急,待望见灯火明亮的大门,他立马放缓。就在那里,不祥的感觉升腾而起,他的前程要受到影响了,甚至饭碗不保。进入这个院子,难呢,他调来还不到一年。朱丹不打这个电话,他什么都不知道,那样朱丹犯多大的罪,也不会把他牵涉进去。朱丹打了,他不能不去,不能装不知道。朱灯走出大门,心里揣的已不止担忧,还有恼怒甚至愤懑。

大院北面是公园,公园北侧是人民医院,朱丹站的位置在医院和公园中间。医院和公园人员繁杂,即便是夜晚,也出出进进的。朱丹或许认为混杂于此不引人注目,可这样的场合,更有可能撞见熟人。不仅会看到他,还会看见他和谁见面。猪脑子!朱灯恨恨地骂,立住,招了下手。停了停,又招了招,朱丹看见了。他比朱灯壮实,个头也高,走路快,蹿跳似的。

朱灯呼吸急促,左右扫视,朱丹到了近前,他将目光拽回,定在朱丹脸上。朱灯圆脸,略呈“由”形,过去看不出,两腮长了肉后,有了一点点改变。他和朱红是最像的,但朱红始终是圆脸。或许是上天对朱红的眷顾,如果她脸盘有变,多半就难看了。朱丹少时就是方脸,现在仍是,曾经的谣言因此而起。但朱丹有着朱灯朱红一样的浓眉,眼睛没哥哥姐姐大,也是恰到好处。这算不得差异,要说朱丹和朱灯的不同,主要在性格,朱丹难管难驯,不计后果。行侠仗义挺多的,深井救人只是小事一桩,为此也闯了不少祸。杀人,是更大的灾祸。

哥哥!朱灯心头紧缩。朱丹很少这么叫他,向来称他哥。哥和哥哥并无不同,但在那个夜晚,朱灯觉出了哥哥的分量。昏黄的路灯和树影没有遮蔽朱丹神色里的慌张,反而更加明显。他是真的害怕了。

朱灯没有说话,径直走向街对面。腿有些软,步子却是稳稳当当,不急不躁。朱丹跟在后面,极乖顺。行了几十步,拐进一个窄巷,顿时没人洞一样的黑暗。朱灯没有停,黑暗不代表安全,更容易引起怀疑。巷那端是另一条街。也是车来车往,但比公园医院那边清静许多。

至巷口,朱灯转过身,压低声音,咋回事?朱丹惊闪一下,定住。彼时,朱灯方发现他白底蓝纹的T恤襟口破了,耳根处有豆粒大小的血痕。

哥,你别问了,知道了对你没好处。话倒是连贯的,没有语无伦次。

朱灯凶狠地瞪着他,差点就骂出来。

我快饿昏了,赶紧给我弄点吃的,也渴!钱都给司机了。

朱灯眼飞黑影,你打车来的?

朱丹瞧出朱灯的紧张,让朱灯放心,他没打出租车,坐拉菜车来的。末了竟有一丝得意,不会有人想到的。

朱灯再问,没人打你手机?

朱丹说跑出来就关了,刚才给他打过,马上又关了。朱灯的谨慎和啰唆让他不耐烦,他皱了下眉,哥,快给我弄点儿吃的,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。

朱灯让朱丹老实待着,哪儿也别去。无须嘱咐,朱丹不会乱跑的。朱灯走出三百多米,买了三根火腿肠、两个面包、两瓶矿泉水。不敢急走,哪怕没人注意。来回十多分钟。朱丹确实饿急了,抢夺过去,抓起一根火腿肠,迅速拧成两截。吞咽火腿肠的同时,另一只手拽开面包袋,撕下一大块儿,没等火腿肠落肚,面包已堵塞进嘴。

看着朱丹贪婪的吃相,朱灯的心隐隐作痛。幸亏母亲不在跟前,要是她看到朱丹这个样子,要疼昏过去。

慢点儿,别噎着了。朱灯轻言,那晚他说得最暖的一句话。

朱丹摆摆手,看都没看他哥。

风卷残云,转眼一屑不剩。朱丹连打数囗,叫朱灯拿点钱给他。

朱灯已冷静下来,问他怎么打算。跑呀!朱丹想都没想。

朱灯说,这样你就再也见不到家人了。

朱丹说,那也比坐牢强呀。

朱灯问他给朱红打电话没,朱丹摇头。朱丹遇到事,第一个想到的多是朱红,鲜有例外。朱灯难以说清他的感觉,既羡慕又嫉妒,也有不关己的轻松。犯了重罪,反不向朱红讨主意了。他知道朱红也帮不了,也可能是怕……连累了朱红。

停了停,朱丹说,哥,我要被抓坐了牢,也得你捞我,这样的事,姐使不上劲儿。

朱丹不只是冲着哥,也冲着朱灯的身份。他不遮掩,这是他的坦诚和信任,可以说毫无保留。朱灯就做不到。绝非冷漠,无论对亲人还是陌生人,总是心怀悲悯,可像朱丹这样和盘托出,他委实不能。

拿给我几千就行,哥别犯难,朱丹说。他想到别处去了。

你不能跑,东躲西藏不是办法,再说能躲到哪里,能躲多久?朱灯越说越快,越说越急。

朱丹愕然,眼睛瞪得和朱灯一样大,不跑?等来抓啊?抓住我就没命了。

朱灯咬牙道,傻啊你,跑就是罪加一等。

朱丹梗着脖子,反正是死,加罪就加罪。忽然停住,向朱灯保证,我骨头硬,就是用大刑,也不会告诉他们见过哥。

朱灯咬牙道,你以为我怕这个吗?说的什么话?你跑不掉的,早晚被抓。朱灯确有这个担心,未见朱丹就想到了。但老实说,不仅如此,他怎能不为朱丹着想呢!

朱丹疑惑更重了些,那咋办?朱灯不容置疑,自首!

朱丹的浓眉快速蠕动着,像要爬到更高的地方,目光也硬了许多。

朱灯直视着他,以和他性格不相称的坚定口吻说,必须自首!这样才有可能从轻处理,我找人也有理由,若你跑了被抓,谁也救不了你。朱灯哪有捞朱丹的本事?但只能这么说,而且必须是肯定语气。

朱丹望着朱灯,只是望着,没说话。他在掂量。

朱灯继续劝,不能犹豫太久,再拖就没自首的机会了,命案必破,就算跑到国外,也照样被通缉。

我还是跑吧。朱丹说,活几天算几天,被抓就被抓,大不了吃枪子儿!

朱灯气急,既然不怕吃枪子儿,干吗要跑?

朱丹说,未必抓得住我。

朱灯几乎发抖,意识到劝不住朱丹了,他不给钱,朱丹照样会跑,可这样只会害了朱丹。情急之下,朱灯猛揪住朱丹的胳膊。朱灯吃惊地问,你干啥?朱灯声音稀软,去自首,哥求你了,就算帮哥好不好?

朱灯不单纯是装的,袒露了部分心迹。央求果然奏效,朱丹稍愣了一下,便豪壮地说,好,我听哥的。

后来,朱灯了解了事情的经过。朱丹果然是帮朋友,互殴中,朱丹用凳子砸了其中一人的脑袋,人倒地,朱丹又砸了两下,直到有声音喊死人了。那个人并没有死,脑袋缝了十一针,算是重伤。朱丹自首是对的,坐了六个月牢。若逃亡,谁知什么结果?

作者简介

胡学文

中国作协会员,江苏省作协副主席。2021年度南方文学盛典·年度小说家获得者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有生》《私人档案》等四部,中篇小说集《龙门》《麦子的盖头》《命案高悬》等十七部。

中篇小说《从正午开始的黄昏》获“第六届鲁迅文学奖”,长篇小说《血梅花》获全国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奖项,长篇小说《有生》获2021年度“中国好书”,长篇小说《龙凤歌》获第三届凤凰文学奖首奖。

小说《奔跑的月光》由陈建斌导演改编成电影《一个勺子》,《婚姻穴位》改编成电影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》,《大风起兮》改编成电影《跟踪孔令学》,《极地胭脂》改编成电影《极地彩虹》,《向阳坡上》改编成电影《向阳坡上》,《私人档案》改编为电视剧《左伟与杜叶的婚姻生活》。

长大就是某个平凡的夜晚



内容简介

彷徨于迷惘青春中的少年,无意中打开了外婆的回忆录,时光之门就此豁然开启。两代人对科学的探索和热爱渐次舒展,铺陈出穿透时光的博大与丰美。

外公的步子总是那样迅疾,仿佛脚下踩着无形的风火轮。

风声猎猎作响,他海蓝色的冲锋衣在山风中鼓胀如帆,衣摆张扬,远望像是一棵逆风疾行的劲松。

我挥舞着胳膊,追着他的背影奔跑。但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,任我怎样拼命迈步,就是无法追上他。

“外公,等等我!”我气喘吁吁地喊,胸腔里灌满高原稀薄的空气。

话音未落,脚下的碎石突然簌簌滚动,整片山坡像活过来一样迅速向我身后游移。

我踉跄着抓住一丛刺柏,尖锐的松针扎进掌心,随后重心不稳,重重摔倒在地。

眼看那抹海蓝色在林间忽隐忽现,最后化作一道流光,消失在墨绿色织就的密网里。

光骤然暗下来了。

雪峰顶上盘踞的积雨云如同抖开的黑袍,瞬间遮蔽了整个天空。暴雨随即裹挟着冰雹倾泻而下。

我慌忙躲进裸露的岩层凹陷处,听见冰粒砸在花岗岩上迸裂的脆响。

大雨漫灌下,我几乎无法呼吸。

远处传来外公的声音:“小宇,别怕,接着!”

抬头看到一簇雪白正流星一般穿透铅灰色的天幕。是一个竹荪。

它在疾风中旋转攀升,伞盖每转一圈便扩大数倍,菌丝织就的脉络里泛着珍珠母贝般的虹彩。最终,它变成一把巨大的白伞,猛然插在我脚边的泥地上,将箭簇一般的雨挡在身后。

我怔怔地望着伞骨间游走的荧蓝色菌丝,它们像星河流淌在菌盖的褶皱里。

就在倏然之间,像是谁伸出手掌一把掐住了雨的脖颈,雨说停就停了。竹荪也陡然钻进地面,消失不见。

外公立在经幡翻飞的垭口,身形高大了许多,整个人仿佛浸在佛光般的日晕里。

他手中的地质锤还沾着新鲜的苔藓,军用挎包的侧袋还插着半截云杉枝。

“快来看!看我发现了什么!”外公的声音里带着发现新物种的战栗。

……

“外公,外公!”我发出声嘶力竭的狂喊。

“小宇,小宇!”我睁开眼,外婆正俯身看着我。

“做梦了?”

“嗯……我梦见外公了。”

外婆拍拍我的手。“梦见外公在做什么?”

“还在寻找他的蘑菇们……”

外婆笑了,眼尾的皱纹泛起涟漪,继而叹了口气。

她转过身,拿了水杯给我。

我这才感到喉咙里分外焦渴,接过水杯,一饮而尽。

“我以为他能好好休息休息,没想到还是一点儿没改啊!”外婆轻叹。

“您又不是不知道,他就是这样的人啊!”

“一辈子,就跟蘑菇干上了!”外婆笑着摇了摇头。

沉默半晌,外婆拍拍我的肩,轻声道:“继续睡吧!”

她转身回到自己的卧铺上。外婆沉沉地睡着了。

我轻轻替她盖上滑落的毯子,看到她的枕边放着那部厚厚的笔记本。是她的回忆录,这大半年来,她一直在写。

她和外公的一生,就像博物馆里珍藏的旧地图。所有的跋涉与风雪,最终都成了这叠纸上尚未褪色的墨迹。

原来,长大就是某个平凡的夜晚,突然发现亲人们正在势不可挡地身形佝偻下去,而他们未曾虚度的一生,正在自己年轻的骨骼里再次汇聚并集成新的力量,丰富着自己,撑持着自己,让自己在悄然无息中完成一次次蜕变。